

電子書出版系列：

中文電子書市場準備好了嗎？

作為非出版社的電子書店，「首尚文化」要推動的「綠色電子閱讀」，在技術條件逐漸成熟的電子閱讀器市場，正逐漸成為可能。但在中文電子出版遠未成熟的當下，他們選擇鎖定目標讀者群而非廣泛撒網的特色，以及全面保證出版社利益的定價方式，對於明年正式進軍內地，是否行得通？ 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在今年香港書展新增的「電子書及數字出版」專區，電子書店「首尚文化」公佈其與中國數字圖書館的合作計劃引人注意。2010年才成立、今年正式推出電子書店服務的「首尚文化」，目前藏書1千多冊，開微博、Twitter，上facebook，明年年初，公司將進軍內地簡體字書的市場。「到明年年底，我們的藏書量會擴充到50萬冊。」行政總監Bonnie（陳德姿）對專訪記者說。

如果光從幾個硬件條件上看，「首尚文化」的優勢並不明顯，沒有書籍出版、也無龐大的多媒體庫存，雖然與他們合作的出版商超過100多間，但要想在中文電子書市場打響名堂，挑戰只會接踵而來。有一張娃娃臉，牛津大學畢業、並曾在哈佛商學院及德國海德堡印刷媒體學院深造的Bonnie，對此充滿自信，「我自己一直很喜歡看書，從小就經常光顧書店，長大後，書店是我理想投資的東西。過去的出版行業一直存在效率上的問題，比如數碼印刷、電子閱讀，以及數碼版權管理方面，直到這幾年技術開始成熟，才覺得時機到了。」

平台開發是王道

進入印刷業之前，Bonnie曾供職於香港摩根史丹利的營銷部門，對企業策略和市場開拓有自己的體驗。「首尚文化」專供流行文學、普及文化市場，Bonnie認為，書本的品質才是關鍵。她定義的流行文學範圍很廣，「小說、散文、繪本、漫畫、評論，都有很好的作者。」公司專門設有編輯部門為書籍把關，也會提供編輯書評與讀者分享。「就像一間實體書店，我們要建立自己的性格，吸引教育程度高的讀者，不能什麼都包含進來。」

然而在技術層面上，Bonnie希望平台越多越好，因此技術、平台開發，是公司資源投放的重點，「我們的目標是提高電子閱讀的人數，提倡『綠色閱讀』，所以不會只專注在一個受歡迎的平台上開發，」公司技術總監、念計算機科學專業的Howard（鄺豪迪）對記者說。

「首尚文化」針對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，除了iPhone、iPad、Samsung Galaxy Tab、Samsung Galaxy S Android等，也願意投放精力在一些冷門平台，「比如Windows 7 phone，目前市場也只有10幾部機類，又比如Nokia 塞班智能手機，他們已經在走下坡路，但我們還是會做他們的平台。我們也努力在接觸Kindle，只不過他們現時沒有中文書提供。」PC機的市場，他們也不會完全放棄，「目前還有幾個考慮，一個是PC機的數字版權問題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法，另外一個，我之前看過一份報告，說香港人電腦可以沒有，手提電話不能沒有，所以我們開始會以這些移動設備為主。」Howard說。

價格戰不是萬能

不過，推廣中文電子閱讀的理念，在現時的



「首尚文化」行政總監Bonnie（左）與技術總監Howard（右）展示書店平台。



「首尚」也積極與作者合作，舉辦線下講座。左為本地學者劉智鵬。



書店為作家吳穎琳（左）辦的講座。

簡、繁體字出版市場下，怎麼聽都像來自教育領域的呼聲，這意味着，「首尚文化」在市場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會是巨大的。因為他們的經營模式更像是去年底才開張的Google ebookstore，而不是財大氣粗、版稅壓榨嚴重的Amazon：「首尚」的電子書幾乎沒有價格優勢。

「我們的電子書價格是由出版社制定的，」Bonnie說，「如果出版社擔心電子書會蠶食他們的市場，給我們的價格甚至會與實體書一致，又或者如果他們覺得電子書只是一個新的經營渠道，定價會很低。當然，現在電子書在整個香港出版市場的份額依然非常小，還看不到電子書對實體書的影響，每個出版社的做法都不同。」

Bonnie自己是電子書的擁護者，價錢從來都不是她

的考慮，「最大的考慮是方便。不用在實體書店花時間尋覓，而且一般看書的人會同時看很多本書，旅行的時候就不再辛苦。」

所以，一旦電子書市場成熟，價錢是一個因素，但不是唯一的因素。」

「不過我們也同時會給出版社一些資訊，告訴他們一個市場參考價格，哪樣的定價最受歡迎，他們有時也會接受。」Howard補充道。

目前書店的香港本地業務佔40%，其餘用戶則來自內地及海外，但Bonnie對內地市場不是沒有擔心，「內地的阻礙當然更大，比如同行業的盛大、中移動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模式，我們就要做很多前期的市場教育。」「獨家發售」是Bonnie最為反對的模式，「我們絕對反對壟斷，對作者和讀者其實都不公平。一本書要成功，渠道越多才有可能實現。當電子書市場沒有成熟時，為了保護自己利益而獨家，對整個生態都不利，當然也不會長久。」

等待出版業的成熟

「當然，內地發展得也非常快，一旦市場變了，做法會跟着轉變。比如10年前翻版影碟滿街都是，最近這3、4年都有所收斂。還要有國家政策的配合，這個轉變什麼時候發生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相信會很快。」

而對於繁體字書出版、銷售的重地台灣，「首尚」卻比較克制，「台灣的電子閱讀很成熟，平台也多，現時我們還沒有進去的需要。」

「這不是技術的問題。而是台灣的出版界成熟過香港，他們非常接受新事物，不太擔心電子閱讀會影響生意，態度開放。另外，他們和香港最大的不同，是小型出版社眾多，不像香港就幾間大出版社佔據主要市場，他們不動，就沒有人動。」

「首尚」擁有自己開發的閱讀器，一方面對版權實現有效保護，另一方面，「就是讓讀者不會因為轉了機器而丟失數據和資料。我們的書是跟隨讀者而不是機器的。」Howard說。除了電子書，「首尚」也積極舉辦作者的線下講座，甚至還推出「按需出版」，根據用戶的要求將電子書印成實體書出售。

目前，書店的簡體字書只佔藏書的5%，卻留下了一個充滿無限想像和誘惑的空間。

更正啟事：上期有關《陽光時務》的報道，主編為長平，柴子文為副主編，特此致歉。

N城記：北京/上海

文：白金

尋常周末

來自台中的小說家陳雪，雖然「登陸」不久，微博使用得已頗為熟練，短短兩個多月粉絲數已經突破五萬。

與陳雪的相遇非常偶然，在這個極度灰濛濛的周末下午，去了離家不遠的慈雲橋邊的「字裡行間」書店。這是我所知的離家最近的一個時常在周末辦活動的獨立書店，也是不多的幾個聽說過沒去過的書店活動場所。據說投資人是在「光合作用」工作過六年的華北區負責人，30出頭，在傳媒大學還有一家分店。

書店依附一座叫遠洋國際中心的寫字樓和大型住宅區，社區感很強。書店有兩層，門口有工作人員贈送陳雪首次授權內地出版的簡體字版《橋上的孩子》試讀版，才注意到當天下午有一個叫「從《蝴蝶》到《橋上的孩子》」的「新書試讀暨觀影會」，請來台灣作家陳雪和內地演員、音樂人田原對談。

小說家陳雪？還沒讀過她的小說呢；田原？沒看過她的電影，也不知道她出過什麼專輯創作過什麼詞曲。翻開試讀本，「橋上都蓋滿木造違章建築，得繞到這些屋子後頭才看得到橋下的河水，」「我不怕警察不怕小偷，就怕下雨。下雨天做不成生意……」講的是市井生活，再準確一點是攤販人生。《橋上的孩子》共五章，試讀本包含了第一章，當然還有關於作者的介紹和自述。

書店的设计很有氣氛，一樓除了圖書，也賣影音製品，會員還可以借書；二樓則提供咖啡、餐點與創意產品，塑造的是一個休閒的第三生活空間。在二樓看到一套高曉松母親手繪、寫作的介紹北京建築、空間的書不錯。

活動在二樓，已經基本滿座。正因為有1985年出生的田原，聽眾的低齡化是可以想像的。陳雪這麼介紹：「我曾與田原在香港見過一次，2004年吧，當時她是電影《蝴蝶》的女主角，我是原著作者，電影首映會之後的慶功宴上，我們從酒吧裡走出，一起在蘭桂坊附近走。我們說着話，她的年輕美麗與聰穎，使夜晚的街道都發着光……」

麥婉欣導演的《蝴蝶》不但讓田原「人生的第一部戲」連獲台灣金馬獎「最佳新人獎」、香港金紫荊獎「最佳女主角」提名，最終獲得香港金像獎「最佳新演員」獎，也讓陳雪為更多人所知，但是為什麼她不把原本正式授權出版的簡體字版書稿定為《蝴蝶的記號》，陳雪吞吞吐吐說是不想沾電影的光。這個看翻譯小說、外國電影長大的台灣的「鄉下人」其實在台北一家小書店第一次開新書發佈會的時候就知道，「原來讀我的書的人特別精英。」

陳雪25歲出版首部作品《惡女書》，以性別議題、情慾描寫而廣受討論，備受文壇矚目，也因此被稱為「台灣第一惡女」。在現實人生中，這個台灣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長女長期在街上擺攤，彷彿一直在為家庭還債而打拚。「每天夜裡，賬算完，就開始寫第一部長篇小說。寫到三點鐘，有時候就起來工作了。寫了整整一年時間，得十萬字……有時在送貨路途中間，在高速公路旁，看着窗外的世界，自己就想，哪天可以過這樣不用還錢，不用餓狗、掃地的日子呢……那時候想的就是給我一個寫作的時間！」

陳雪就這樣構築起她的世界，並且用自己的美學方式，獨創的小說形式「轉化」着「市井裡長大的童年」經驗，作品樣貌日漸豐富，從「同志」、精神障礙者等社會邊緣人，寫到菜場小販、底層家庭等更接近大眾生活的真實狀態；從講述他人的故事，寫到「我」的個體境遇與情感體驗。生動捕捉日常生活的細節，刻畫潛藏其中的情感暗流，傳達出個體的苦悶與吶喊，獨具一種悲憫而感人的氣息。2004年，《橋上的孩子》獲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獎；2009年《附魔者》入圍台灣長篇小說金典獎，之後又在2010年獲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類年度圖書以及第三十四屆金鼎獎。

那天，陳雪與田原的對談結束之後，書店開始放映電影《蝴蝶》。我則轉身去了計劃中的在798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行的「借銀燈——張愛玲編劇電影展」，這是UCCA藝術影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、香港電影資料館聯合主辦的一項活動，為內地觀眾首次展映張愛玲作為電懋公司編劇出品的五部作品……

小說、電影、城市生活，匆匆趕場在北京的街頭，這是一個尋常的周末午後。

要刊書事

The Economist 《經濟學人》 15/10：（英國）

海明威的故事不單有「老人與海」的壯闊。生活中的細節探索似乎可以將這個無盡的話題賦染更為絢麗的色調。《海明威的船：他生命中愛過的、失去的一切，1934-1961》（Hemingway's Boat: Everything He Loved in Life, and Lost, 1934-1961），將海明威在「比拉」號遊艇上的故事——道來。該書作者羅·亨德里克森（Paul Hendrickson）認為，男人的氣概有時也有顛覆與徘徊，即便是諾獎的獲得者，海明威承受的批評並未因此減少，世人眼中的形象與自我的角色，海明威似乎只能擇一從之。但無論怎樣選擇，這都會被完美的鑒賞者視為一份殘缺。這，或許就是他對外人反而更加親近的原因。



Newsweek 《新聞周刊》 24/10：（美國）

雖然紛爭不斷，甚至是侵略、反抗、毀滅的輪回，耶路撒冷的聖城地位從未受到動搖。莫以為如今的巴以衝突讓三教聖地動盪不安，其實這是千百年來最為平靜的時期。奧斯曼帝國的崩潰，賦予了聖城以「民族解放」的道德高地。擅長撰寫俄羅斯知名人物傳記的西蒙·蒙特費爾（Simon Montefiore），此次將目光轉向普世文明層次的中東，他的《耶路撒冷考略》（Jerusalem: The Biography）一書，將「聖城如何形成、如何影響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」的主題融匯於以百年為單位的歲月中，幽遠而厚重。



The New Yorker 《紐約客》 24/10：（美國）

三本關於美國著名影評人Pauline Kael生活及其工作的書值得注意。Kael為《紐約客》提供了20多年影評文章，她堅信建基於自己的直覺之上的評價電影的標準，而不像很多其他影評人那樣著重於細節分析。此外，Kael否認了影評太過規整和學術性的寫作方式。她非常得意自己對電影累積的判斷，哪怕這種分析方式曾令她自相矛盾。Kael仍然對電影工業報以樂觀的態度，並希望不僅是影評人，公眾也應該對電影投以嚴肅的心態。



Le Magazine litteraire 《文學雜誌》 11月 530號：（法國）

首先，有一把聲音，肯定是一把聲音。我們所有人依然將它存留在記憶之中。在一千把聲音之中仍然能將它認出，就像 Collette 的那一把一樣。一個時代所給予我們的異國情調，這個陪伴着我們的時代有一把聲音。（……）藉着時間，這把聲音悠悠地傳來，猶如古老留聲機的聲音。而因着一定的成就，這把聲音遭受到許多的誹謗，而嘲弄它的人後來又感到多麼的遺憾和惋惜。就像杜拉斯自己在《一切結束》裡所說的一樣：「當我們談論杜拉斯，將會引起兩種尺度。」

